

《推拿》電影改編手法之分析



一、前言

筆者在高中老師的推薦下，觀賞了改編自畢飛宇《推拿》的同名電影《推拿》，對於電影中細膩卻大膽的處理方法印象深刻。而後又閱讀了小說，發現雖然電影的還原度不高，卻別有一番味道。

婁燁導演以較少使用的手持鏡頭，模糊、晃動的方式處理畫面的呈現，以及特寫鏡頭凸顯視覺以外的感受，例如聽覺、嗅覺、觸覺等等，使觀眾有了不同的感官享受，也得以更貼近盲人的視角，從中融入電影情節當中。電影中也有些許血腥場面，筆者印象最深刻的是一開頭小馬自殺的情節，牆上噴濺起的斑斑血跡，怵目驚心的流淌整個畫面，猶如以鮮血為顏料，恣意潑灑在潔白的空間畫布上，那場景豪放到無話可說。另外，電影改編的手法也使其與小說不至於形成優劣之分。首先，是將小說的章回體裁，改為主軸式的敘述，並且加上一個比較正面的結尾。接著，有別於小說鉅細靡遺地描寫各個面向的情感，婁燁以愛情這個大家熟知的題材為主題，聚焦在幾段情愛關係上，帶出沙宗琪推拿中心的權力鬥爭與愛恨情仇。還有一些比較細微的改變，譬如說，增加了沙復明相親的情節，都紅對小馬的情感由盲目轉為更深層的感受等等。

因此筆者想藉由探討書中文字與電影詮釋的異同，來分析作者與導演分別想表達的重點。本文也將特別集中在分析電影的部分。

二、電影的改編

經過整理，筆者發現電影有多處改編的痕跡，而本文將著重於以下兩個重點加以分析。第一個是小說並沒有明顯的主角，不過電影卻將小馬視為敘述的主軸。第二，相較於其他情感，婁燁的電影似乎更想凸顯小說中愛情的成分，並且使用展現情慾的手法來呈現。

(一)以小馬為主角

在閱讀完整本小說之後，可以發現其實每個人物的篇幅是差不多的，而且大家的生活是糾結在一起的，老實說很難真的找出一個原點，就像是一團纏成球的毛線，無法梳理出一個很明確的脈絡。其次，每一章的標題都是用人物的名字命名，經過統計並製作成長條圖後，發現並沒有任何人出現的次數特別突兀，也就是沒有特別圍繞著誰打轉。不過電影卻不同，全劇第一句話就由旁白帶出：「這個故事要從一個叫小馬的男孩說起」，明確點出小馬就是整齣劇的主角，並且以小馬自殺的畫面來使觀眾印象深刻。而且電影裡大量引用小說裡的文字，不論是對話或是敘述，不過這段旁白卻是電影新加的文句，似乎更顯現了小馬獨一無二的存在。另外，小說的結局是開放式的，而小馬的情節在被警方逮捕又釋放後失蹤，就斷了，沒有明確的交代。電影卻不然，在結束前加了一小段影像交代小馬之後的去向：他不僅開了一家推拿店，更和小蠻生活在一起。雖然是在不起眼的社會角落，環境不優渥的地

方生活著，不過從小馬與小蠻眼神中交織的情感，感受到了一絲絲的喜悅與甜蜜。

(二)愛情的凸顯

電影最主要的動力，是人物之間的情愛糾葛，導演特別著重在每個人生活中愛情的部分，甚至還增添了某些情節。從沙復明的相親過程，小孔與王大夫，小馬對小孔的迷戀，沙復明對都紅的追求，抑或是小馬與小蠻的感情，婁燁透過爬梳人與人之間的糾葛，呈現推拿中心這個小型社會中的種種。

影片增添小說所沒有的情節，其將都紅與小馬的相撞過程提升至普遍的愛情常態，強化都紅主動追求愛情的人物形象，並勾勒都紅、小馬和沙復明三人單向廝守的情愛關係。¹

小說中雖然也有提到愛情的情節，不過或許是描寫的手法比較隱晦，又或者被人物精彩的心境轉折給遮掩了。還有一點比較不同的是，小說中都紅對小馬的情感比較像是沙復明那種對都紅盲目的認定，都是藉由他人口中的「美」而迷惑了心中的喜歡之情。不過電影中的都紅與小馬多了許多情感交流的場面，像是都紅誰的旁邊都不坐，就是要坐在小馬身邊，或是他們倆人的對手戲，都紅說了一句非常經典的台詞：「對面走過來一個人，你撞上去，那是愛情；對面開過來一輛車，你撞上去，是車禍。但是呢，車和車總是撞，人和人總是讓。」這個片段出現在小說接近尾巴的時候，其實並沒有特別重要。不過當他們倆的對話一字一句地說出來，再搭配上寂靜的空間，都紅對小馬的情愫一下子渲染開來，好像不只是單純的因為對方「帥」而想要靠近，而是因為喜歡上了一個人內在的某個特質而不由自主地靠近。導演也使用許多情慾的鏡頭，不管是浪漫的、粗暴的、急切的，都是一種愛情的表現。像是小馬與小蠻的初次見面，畫面極為慌亂，就像是在說小馬急切的想發洩自己對嫂子的愛，盡管那可能只是親情的投射。

三、改編的詮釋

在這一章節，筆者將試著藉由自己的思考，及閱讀的文獻解釋為何會以上述的手法改編。

(一)、主角的選擇

上一段提及電影並沒有沿用小說人人都是主角的概念，而是選擇小馬為主軸。筆者認為，大概可以整理出三點：使觀眾較快抓住重點、避免顯得冗長、以及小馬是感情豐富的人物。

電影的觀賞有時間限制，如果要像小說一樣慢慢一筆一畫勾勒出整幅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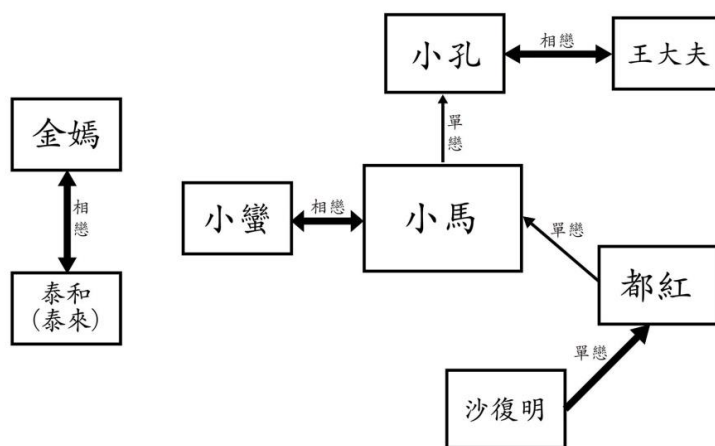
¹ 郭彥廷，〈從異質拼貼到文學改編—婁燁電影研究〉(105年6月)，頁129。

面，有可能會使觀眾覺得冗長，也有可能因為資訊太多，一時抓不住導演想傳達的訊息。

小說非傳統的敘述方式應指缺乏主要角色貫串故事，小說結構以各個人物名稱編排章節，人物的形象特徵和心理狀態得以在每個章節細膩描繪，而電影如果照搬小說的章回體裁，則容易使劇情顯得破碎」²

而至於為何以小馬為主角，而不是都紅、沙復明其他角色。筆者認為，這或許就要從婁燁的風格來解釋，從過去的作品到推拿，愛情似乎是他非常注重的題材，也是一個他慣用來表達情感的手法。³而小馬是裡頭愛情糾葛最複雜的角色，若是以他為放射的中心，勢必可以建構一個較為完整的架構。

電影更為小馬新增了開頭與結尾的劇情，分別是自殺和開了間推拿中心並小蠻共同生活。這兩個情節是小說中完全沒有提及的部分，筆者認為，或許是因為將小馬賦予了主角的地位，想將他的故事完整的敘述，因此運用自己的方式與想法，補充了自殺的情節詮釋小馬從正常人成為盲人的經歷，並為這充滿苦難的主角安排了一個較為美滿的結局，希望有個好的交代。



er

(二)主題的呈現

而婁燁在歷來作品《紫蝴蝶》、《頤和園》和《春風沉醉的夜晚》的拍攝

² 郭彥廷，〈從異質拼貼到文學改編—婁燁電影研究〉(105年6月)，頁120。

³ 郭彥廷，〈從異質拼貼到文學改編—婁燁電影研究〉(105年6月)，頁89。

⁴ 郭彥廷，〈從異質拼貼到文學改編—婁燁電影研究〉(105年6月)，頁122。

過程，其透過情慾鏡頭捕捉漸形成婁燁電影的特色。⁵

根據文獻中的資訊，婁燁的電影一直和愛情脫離不了關係。因此筆者推斷，編劇在改編的時候，依循著導演的習慣，將零碎的細節，以愛情為主軸重新組織。而上頁的人物關係圖，是編劇將小說改編為電影劇本時的主架構，由此可知，電影的確是以愛情為主題。另外，筆者認為，愛情是一個貼近生活的情感，在某些時刻甚至比任何其他感受都還要刻骨銘心，因此，選擇愛情為主題或許也是電影想要給觀眾較無隔閡的親近感。

盲人推拿師跟正常人其實沒什麼差別，他們同樣過著生活，同樣會有情慾的表達，而筆者認為婁燁導演情慾鏡頭的表現手法，將慾望提升到另一個境界。小說中情慾片段的描寫，雖然不是沒有，不過跟電影比起來，他是細膩的深層，而電影則是粗獷的深刻，使人真切感受到那份急切的情愛中所蘊含的意義。舉個例子來說，小孔與王大夫提早下班回宿舍纏綿那次，小說中雖然也有描寫急切的心情，「但是他們馬上就分開了，他們不能把寶貴的時間用在吻上。他們一邊吻一邊挪，剛挪到小馬的床鋪邊，他們分開了。他們就站在地上，把自己脫光了，所有的衣褲散了一地。」⁶「小孔都沒有來得及讓喘息平息下來，說：『下來，快穿！』」從對話、書寫的節奏可以感覺出來，兩人想趕著在其他人下班之前完事。不過當王大夫的話語淹沒在小孔的親吻中，晃動的畫面搭配上溢於言表的喘息聲，不多於 30 多秒的鏡頭，更加強了翻雲覆雨的慾望在兩人間瀰漫的描述。

他認為，不真實的性和暴力，才是過分的；干擾觀眾進入電影的性和暴力，才是過分的。⁶

引文中的他是指婁燁，他以運用自如的情慾鏡頭，帶領著觀眾對於人性、對於這間推拿中心的一切一探究竟。

四、結論

因為電影絲毫不遜色於小說的表現手法，使筆者想要研究並分析導演為何如此改編。筆者先聚焦於兩點來探討，分別為主角，以及主題。主角的部分，電影有別於小說每個人公平的戲份，藉由增加新的旁白以及結尾，賦予小馬主角的身分，從他來帶觀眾一窺推拿中心的點滴。由此做法，可以使觀眾在有限的時間裡，更快進入故事情節，並快速抓住重點。而小馬為感情線特別豐富的人，婁燁導演又特別熟悉愛情題材的呈現，因此選擇了小馬而不是其他角色。

⁵ 郭彥廷，〈從異質拼貼到文學改編—婁燁電影研究〉(105年6月)，頁89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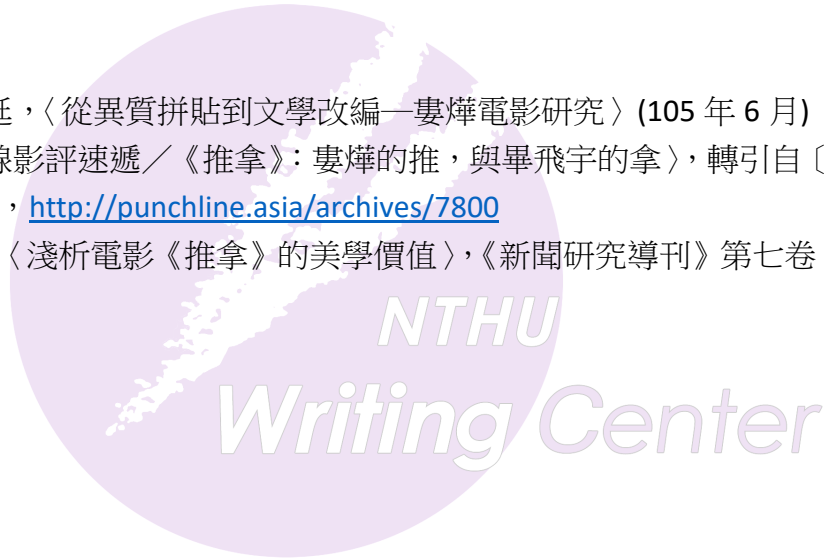
⁶ 陳茜，〈淺析電影《推拿》的美學價值〉，《新聞研究導刊》第七卷 第十二期(2016年6月)，頁295。

婁燁的《推拿》更近於「推」，畢飛宇的《推拿》更近於「拿」。「推」是「理氣化癥」，不離大筋大脈；「拿」是全身數百個穴道捏在手心，準到不可能再準，十指「炯炯有神」，一揪就是一場生死疲勞。⁷

相信許多人都有過對小說與電影的感受產生落差的情形，而筆者本身常常因為小說而對電影有過多的期待，在觀看之後，就有說不出的失落。不過在觀賞電影《推拿》之後，第一次有了無法分辨高下的感覺。而在分析電影之後，更加確信了電影與小說同地位的想法，並沒有誰的處理方式比較好，誰的比較差，而是用了兩種不同的媒介來敘述同一個故事，帶給我們的感動與感受本來就會不同。就像是引文中說的，一個是「理氣化癥的推」，一個是「炯炯有神的拿」，兩者是無法一決勝負的。

五、參考文獻

1. 郭彥廷，〈從異質拼貼到文學改編—婁燁電影研究〉(105年6月)
2. 〈院線影評速遞／《推拿》：婁燁的推，與畢飛宇的拿〉，轉引自〔娛樂重擊〕，<http://punchline.asia/archives/7800>
3. 陳茜，〈淺析電影《推拿》的美學價值〉，《新聞研究導刊》第七卷 第十二期



⁷ 〈院線影評速遞／《推拿》：婁燁的推，與畢飛宇的拿〉，轉引自〔娛樂重擊〕，<http://punchline.asia/archives/7800>